

周梅森



国家图书奖获得者

孽海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周梅森



国家图书奖获得者

孽海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孽 海

周梅森 /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总体策划：雷抒雁

主 编：白 描

副 主 编：胡 平

责任编辑：王巨川

NBAAB32/01

孽 海

周梅森 /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涿州海洋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10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7—5418—1855—0 /I·495

定价：24.00 元

目 录

孽 海	(1)
孤 乘	(109)
军 歌	(214)
焦 土	(321)

孽 海

下了摩斯大街，拐进赫德路，市面的繁华和喧嚣便隐去了。嵯峨的楼厦不见了踪影，撞入眼帘的尽是花园洋房和西式公寓，有阵阵花香在空气中飘逸。车夫脚下原本尘土飞扬的土敏土路也变得湿润起来，夕阳的柔光将路面映得亮闪闪的。路上是幽静的，偶有三两小贩的叫卖声，再无让人心烦的市声聒噪。只是洋车却明显少了起来，一路过去没见到几辆，朱明安便觉得自己坐在洋车上很扎眼。在白克路口，一辆黑颜色的奥斯汀迎面驰来，像似要和朱明安的洋车迎头撞上去，车夫扭住车把去躲，差点儿把朱明安扶在身旁的猪皮箱甩到地下。汽车呼啸过去之后，车夫颇感歉意，不安地回首向朱明安赔笑，朱明安却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只把猪皮箱抱得更牢些也就算了。

过了老巡捕房，便看到了郑公馆乳黄色的大门，和门内的那幢小巧精致的洋楼。洋楼也是乳黄色的，看上去仍很新，就像刚出炉的大蛋糕，正在夕阳下散发着可人口腹的香气。身着

淡雅旗袍的小姨于婉真和刘妈在门旁立着，向洋车上的朱明安微笑。朱明安这才快乐起来，未待车停稳，便扔下手中的箱子，跳下车，连声喊着“小姨”向门口奔去。

站在门口的于婉真先还愣着，后来也禁不住笑着叫着，迎了上来，在离大门几步远的地方，迎到了朱明安，一把拉住了朱明安的手。

于婉真以一副长辈的口吻说：“你这孩子，终算是回来了。昨日下晚，我和刘妈已去码头接了一次，‘大和丸’偏就误期了，今日接到你从码头上打来的电话，再想去接却来不及了，你怪我没有？”

朱明安道：“不怪的，熟门熟路，行李又托运了，本来就用不着接。”

于婉真纤细的手指向朱明安额头上一戳，嗔道：“哼，只怕在码头上已骂我千百遍了吧？！”

朱明安嘿嘿地笑着说：“我想小姨都想不过来，哪还会骂你呀……”

于婉真未施粉黛，身上却香气袭人——是巴黎香水的味道，朱明安一闻就知道。闻着于婉真身上熟悉的香水味，和于婉真相伴着走进公馆大门，看着院子里熟悉的景状，朱明安就觉得一切又回到了从前，甚或以为自己从未离开过这里。

目光所及处都无甚变化。院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和种在小花园里的玫瑰，依如昔日，绿的绿着，红的红着。就连玫瑰的品种都没变，仍是英吉利的红玫瑰，只是已入了秋，红艳的花朵大都败了。朱明安记得，出洋前，自己常把园中的红玫瑰连叶折下来，献给小姨，给小姨带来温馨，也给小姨带来惊恐。又记起十四岁刚到公馆来那年，躲在冬青树丛后面，偷看小姨洗澡的旧事，竟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。

在东瀛留学四年，远隔千里万里，朱明安心里总装着小姨

和这座租界里的小楼，做梦都想回来，真像入了魔一样。

招呼着刘妈和车夫把行李收拾好，又简单地洗漱了一下，朱明安才到客厅里去和于婉真说话。于婉真要朱明安过两天先回乡下老家看看自己母亲，又说要在“大东亚”给朱明安摆酒接风，已约请了不少朋友，也要朱明安请些朋友来。朱明安却心猿意马了，只点头，并不多说什么，且老盯着于婉真看，看得于婉真都低了头，仍是看。后来竟痴痴地走了过来，半跪在于婉真面前，毫无顾忌地扶着于婉真圆润的肩头，仔细打量起于婉真来。

于婉真将朱明安推开了，说：“别胡闹！”

朱明安却不管，又擦着于婉真额前的鬓发，偏着头看于婉真。

于婉真笑道：“有啥好看的？小姨早老了。”

朱明安说：“小姨不老，像似比四年前还俊哩！”

于婉真手指向朱明安挺拔的鼻梁上一按：“你呀，又骗我！”

朱明安说：“我不骗你，这是心里话。”

说这话时，朱明安就感慨：一晃四年过去了，世事变化那么大，多少人老了，死了，只有小姨仍是老样子，就仿佛青春被装进了岁月的保险箱里，从二十岁后岁数再没增长过。

在朱明安眼里，小姨于婉真永远二十岁。二十岁之前的小姨是什么样子已记不清了，那时他尚小，还不懂得如何鉴赏女人；二十岁之后的小姨是不存在的——他不相信小姨会老。

于婉真也在垂首打量朱明安，打量了半天，才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呀，你真不该回来！你一回来，我的心又乱了。”

朱明安道：“现在不怕了，郑督军死了，没人再管着你了！”

于婉真脸一红：“别胡说，我再怎么说也是你亲姨！你站

起来。”

朱明安不起，反而将脸紧紧贴在于婉真的膝头摩蹭起来。于婉真的膝头很凉，膝头上绷着旗袍的绸缎，又很滑，脸贴上去有种说不出的舒适。朱明安觉得，这感觉实在是美好的，有点像梦境。

于婉真没办法，只得任由朱明安这般亲昵地俯在她膝上，渐渐地心中也生出了融融暖意来。后业，朱明安的手公然摸到了她的胸脯上，她才骤然一惊，蓦地立起了，讷讷地对朱明安道：“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你……你可别再做坏孩子了……”

大约是怕朱明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，于婉真便不住地使唤刘妈，要刘妈拿这拿那。刘妈老是进进出出，朱明安才老实了，很有样子地坐在沙发上，先漫无边际地谈讲了些在日本留学的事，后又问于婉真：“郑督军原倒活得好好的，咋说死就死了？”

于婉真叹了口气：“我在信上不是和你说了么？老东西是被气死的！手下一个姓刘的师长叛了他，还煽动绅商各界搞了个驱郑运动，那日在省城督军府正开着会，老东西一口气没上来，就过去了。人死起来也真是容易。”

朱明安说：“郑督军也早该死了，他不死，别人就活不好。”

于婉真道：“可老东西总算对我不错，我不愿住在省城，就为我在这租界置了公馆，生前也没亏待过我。”

朱明安说：“他对我却不好，硬把我赶到了日本……”

于婉真道：“这你别怪他，叫你去日本是我的主意，我得对得起你母亲，不能让你一事无成。”

朱明安不耐烦了，很有男子气地摆了摆手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小姨，咱不说这些了，反正人已死了，再说也没意思！你只给我说说家是咋分的吧？我知道郑督军可是有不少家产哩！”

于婉真道：“是请何总长做主分的，总算没吃亏，分了这座小楼，还有二十多万的珠宝、款子、股票什么的。”

朱明安认为于婉真还是吃了亏，便说：“郑督军的家产何止二百万？我看少说也得有个三五百万，八个太太分，你咋说也得分上个五六十万嘛！”

于婉真手一拍道：“老东西哪止八个太太呀？你去日本这四年里，明的又娶了两房，暗的少说还有三五个，还有那一大帮孩子，能分到这么多已是不易了。这其中何总长还算帮了大忙的……”

就说到这里，外面有人来了电话，找朱明安。于婉真问他是谁，电话里那人说叫孙亚先，是朱明安的同学，于婉真便将话筒递给了朱明安。

朱明安对着话筒高兴地大叫大嚷，先骂孙亚先没去接他不够朋友，后又说总算回来了，要大干一番事业了。朱明安要孙亚先转告一个叫许建生的人，明天到这里见面商议大计，说完，把电话挂上了。

于婉真问：“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咋知道往这打电话？”

朱明安道：“这两个人你也认识的，孙亚先是《华光报》商讯记者，许建生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党，辛亥年带着起义学兵队打过制造局……”

于婉真记起了：“你好像在信中提到过。”

朱明安点点头：“这两个人很了不起，也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明天他们来时，你要尊重我！”

于婉真笑道：“怎么尊重你？像日本女人那样，跪着给你端茶倒水么？”

朱明安手一摆：“那倒不必，端茶倒水有刘妈，我只要你别笑我，我无论说什么，做什么，你都别笑我。我要和他们谈生意。”

于婉真掩嘴笑道：“像你这种坏孩子也能做生意？别闹笑话了！”

朱明安搓着手：“看看，小姨，你还没把我当大人待吧？幸亏我现在就给你打了招呼。你要知道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是留学日本，学过金融经济学的大男人。”

于婉真益发想笑，却忍住了，说：“好，好，到时小姨给你捧场就是。只说你从小就是好孩子，没偷看过女人洗澡，也没往小姨床上爬过……”

朱明安的脸一下子红了半截，慌忙用手去堵于婉真的嘴，逗得于婉真格格直笑，再也正经不起来了……

晚饭后，回到自己房里，朱明安坐卧不宁，一忽儿想明天要和两个朋友商量的证券生意，一忽儿又想于婉真，搞到最后，竟闹不清自己这次回来，究竟是为了做证券生意还是为了于婉真？躺在松软的铜架床上，生意的事就淡了，倒是小姨于婉真的身影老在眼前晃，朱明安便觉得自己还是冲着小姨回来的。

小姨只大他六岁，涉世却比他深得多。当他还是个十四岁的小男孩时，小姨已是郑督军的八姨太了。郑督军为小姨置了这座公馆，却不常来，小姨一人寂寞，就把他从乡下接到这里来上中学堂。小姨把他当孩子，便不防他，让他过早看到了一个小男孩不该看到的东西。记得最清的还不是偷看小姨洗澡，而是玩弄小姨的内衣和那东西。那东西是在洗脸间的门后看到的，长长一条，一面是绸布，一面是薄薄的红胶皮，还系着布带子。他把它当裤衩穿，便一次次冲动起来。不知小姨知道不知道这事？也许小姨是知道的，只是不说罢了。这还不是偷看小姨洗澡，简直让小姨说不出口。

现在，不用看也知道，那东西小姨不会再公然挂在洗脸间门后了，小姨虽是笑他，却还是把他当大男人看了。他咀嚼着

客厅里自己跪在小姨面前的一幕，想象着小姨当时的羞怯和惶恐，就发现一切已变了，他少年时的梦真的要实现了……

越想心里越热，便幻想着小姨会给他留门。径自趿着皮鞋起来了，悄然上楼走到小姨卧房门口，轻轻地去推门。可小姨根本没他这份心，门插得死死的，他这才极失望地回到了自己房里，仰面躺在床上，看着挂在墙上的小姨的大相片发呆。

墙上的小姨耸着赤裸的肩头在微笑，两只迷人的眼睛朦胧若梦，一只玲珑的小手托着下巴，长长的黑发瀑布也似地泻在肩上……

二

南面有两扇拱形大窗，透过大窗，躺在床上能看到月亮。是一轮满月，镜面般亮，于遥远的天际挂着，一动不动。如月光泻入房内，泻到床上，静默无声，却煞是撩人，让人动情。于婉真把双手垫在脑后，依在床头上痴痴地看着月儿，禁不住眼里便汪上了泪。

郑督军四个月前总算死掉了，朱明安也从日本回来了，现在，作为一个幸运女人该有的一切，她都有了。她既有了自由，又分得了郑督军撇下的钱财、公馆，一切都可重新开始了。她原就不是那种只能靠男人养着的百无聊赖的女人，就是做着郑督军八姨太时，也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。她背着郑老头子用私房钱买了不少股票，还在外面放债，竟从未亏过。如今她想做的事情还真多，既想把手头的钱拿出去做股票，又想干脆自己办交易所——这阵子租界内外各种交易所办得正热烈。

一见到朱明安，于婉真就想把自己的打算和他谈的，可话到嘴边终是没说，怕这往日今天都讨她欢心的小男孩真学环

了，也会向她伸手要钱。她真心愿意为这小男孩做一切，甚或拿出所有钱来成全他，却不愿让他伤她的心。朱明安问起分家情况时，她的心一下子吊得紧紧的，真怕朱明安不能免俗。好在朱明安不错，分家的事只简单地问了问，话里的意思也还是替她着想，她一颗心才放定了。

郑督军死后，打她主意的人真不少，家里的亲朋都看中了她的钱财家产，一个个写信来要这要那，都把她当肥肉来啃。最说不过去的便是土头土脑的老爹，这老人家竟想把郑公馆卖了，在乡下老家置地！老爹根本就忘了当初她是咋做的这八姨太！还有两个哥哥也不好，老是不怀好意地给她做媒，想把她再卖上一次。就连私下里来往了三年的督军府副官邢楚之也不是东西，总想拿她的钱去搞丝绸交易所。

没打她的主意的只有大姐。当初最不主张她做这八姨太的也是大姐。大姐让她在自己家里躲了两个星期，她后来正是从大姐家里被郑督军派来的兵拖进花车去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才在做着八姨太的七年中和大姐保持着来往，还把大姐的二儿子朱明安接到城里来上学，给她作伴。因而，也才有了今天和朱明安的这不同一般的情分。

于婉真最早是想把朱明安当儿子养的——打从意国那个洋医生诊出她不能生养之后，她就在心里把朱明安当作了自己的儿子。可这小男孩却从一开始就不愿做她儿子，竟想做她的相好情人。这真让她害怕，既怕被当时还活着的郑督军知道，也怕自己大姐知道。因着这份怕，她才在郑督军省派留日的名额中，为朱明安讨了个金融经济专科留学生的资格，让朱明安去了日本。

现在，朱明安又回来了——再不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，已是一副大男人的样子，让她又惊又喜。变成了大男人的朱明安对她仍是一往情深，便益发让她动心了。朱明安跪在她面前时

她就想，这个男人倘或不是她的外甥多好，她和他相亲相爱，日后的一切将会多么美满！

然而，朱明安偏是她的外甥，她和他今生今世怕是没这个缘分了，尽管郑督军已经死了，她还是不能放纵自己，她得对得起自己的大姐。

只是如此一来，事情就难办了：她既怕这坏孩子乱来，也怕自己迟早有一天会陷进去……

想得心烦，后来也就索性不想了，自己安慰自己道：朱明安这时回来总还是好的，他没有打她家产的主意，且又是学的经济专科，正可帮她办交易所，——有了朱明安这么个外甥，交易所便非办不可了，自己起办交易所发股票总比做人家的股票好，赚头也大得多。交易所办起来，既是她的，也是朱明安的，她得让朱明安成个像模像样的大男人。朱明安把一份心用在生意上，也就不会老盯着她打那多情的主意了。

渐渐竟无了睡意，精神像似比白天还要好，于婉真便鬼使神差下了床，去了楼下朱明安的睡房。想和朱明安把自己的主张好好谈谈，具体筹划一番。

朱明安房间的门没关，灯也没灭。于婉真以为朱明安还没睡，便用指节在门上轻轻敲了下，唤了声：“哎，明安！”房里没人应。于婉真迟迟疑疑走进门才发现，朱明安已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朱明安熟睡的面容真英俊，当年那个小男孩的痕迹全销匿了，棱角分明的脸上少了轻浮顽皮，多了刚毅沉稳，且生了满脸络腮胡子。于婉真怦然心动，真想俯上前去，在朱明安脸鬓上吻一下。

终于没敢。

轻手轻脚地拉灭了灯，正准备离去，却不料，朱明安竟醒了，——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醒的，又是什么时候下的床。他从

身后抱住了她，甜甜地叫着：“小姨，小姨……”

于婉真一惊：“快松手，你……你这个坏孩子！”

朱明安搂得更紧，把于婉真娇小的身子都搂离了地，嘴里还喘着粗气：“小姨……我……我知道你会来……”

于婉真真是怕了，一时间悔得不行：该死，她咋这时到朱明安房里来呢？这不是自找麻烦么？于是，便用水葱也似的指甲去掐朱明安的手背。

朱明安被掐得很痛，咧着嘴叫：“哎哟，小姨心真狠！”

于婉真绷着脸：“你不放手，我……我要喊刘妈了……”

朱明安这才小心地把于婉真松开，垂着脑袋，怪丧气地讷讷着：“小姨，我……我一直没睡，还……还到楼上去看过你……”

于婉真扯了扯被朱明安弄皱的软缎睡衣，惊魂未定地说：“明安，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？我是你小姨，不是你表姐，你怎么还是这样？你说说，我们真要是……真要是做出那种事来，还像什么话？我还有何脸面去见你妈！”

朱明安神色黯然地道：“那我不管，我……我就是要和、和你好……”

于婉真摇摇头，说：“明安，世上的好女人多的是，并不只有一个小姨。你这个孽种咋就盯着小姨不放了呢？！”

朱明安搂着于婉真的腿跪下了：“小姨，世上没有啥女人能和你比！我……我今生今世心中只有你。在日本四年，我做梦也只梦着你！”

于婉真问：“当真？”

朱明安点点头，顺势把脸贴在于婉真的腿上。

于婉真觉得腿和身子都很软，有点站不住了，便向后退了退，坐到了铜架床上，抚摸着朱明安的脸庞说：“明安，别……别这样，小姨过去对你好，日后还会对你好。小姨……小

姨要让你成为真正的男子汉！”

心肠硬了起来，于婉真一把把朱明安推开，走到沙发上坐下了，说起了办交易所的主张。朱明安先还痴痴地跪着，后来听到于婉真说起办交易所，印股票，这才从恍惚中醒转过来，盯着于婉真问：“小姨，你说什么？”

于婉真道：“办交易所呀？你还不知道呀？眼下都办疯了呢！咱这租界地上办不下，就办到了中国地界上。镇国军督军府的邢副官长也拖着我来筹办什么江南丝绸交易所，我怕上当，一直没应，这你回来了，咱们可以自己办上一个嘛！叫啥字号，交易啥，你都帮我想想。”

朱明安眼睛一亮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扑到于婉真面前叫道：“嘿，小姨，咱真是想到一块去了！明天我和孙亚先、许建生他们要商量的就是办交易所！在日本时我就听说了，咱这儿的证券交易正红火，我就动了心，没等拿到学业文书就回来了。我这次回来，一半是冲着小姨你，一半正是冲着交易所哩！”

于婉真笑道：“原来只有一半是冲着小姨的呀？”这话刚说完，却又后悔了，怕朱明安又要缠上来，便紧接着问：“你办交易所，哪来的本钱？”

朱明安抓住于婉真的手摸捏着：“小姨，这你别愁，我在日本就听孙亚先说了，咱这儿证券公司乱得很，大有空子可钻，竟然可以发本所股票！这一来，就有意思了——只要本所股票发得好，交易本钱也就有了。”

于婉真把手抽了回来，又问：“你们都想交易些啥？”

朱明安皱皱眉头说：“这倒要看了，不能一下子就说死的。首要问题是，要把交易所办起来，把本所股票发出去，到那时，啥赚钱咱就交易啥。”

于婉真拍了拍朱明安的肩头：“那好，咱就一起把这交易

所办起来吧！小姨可以拉些有名望的朋友来给你帮忙。小姨虽道没学过经济商业，却也知道，做这种钻空子的事一定要有些场面上的人物撑着台面。”

朱明安赞叹说：“小姨，你真是聪明！就算不钻空子，办交易所也非得有风光的朋友捧场不可。”把肘支在于婉真的膝头上，又问：“小姨，你都能拉到谁呀？”

于婉真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像下了野的何总长啦，像大舞台正走红的白牡丹啦，还有腾达日夜银行的总理，财神爷胡全珍，和小姨都有大交情，都能拉来……”

朱明安高兴了，一跃而起，坐在于婉真面前的沙发扶手上，抚着于婉真的秀发道：“嘿，小姨，你要真能把这些名流拉来，咱这事就成了一大半！本所股票就不愁发不出去了！”

于婉真仰靠在沙发上，疼爱地看着朱明安说：“明安，你好好干吧！男子汉大丈夫总得有点出息。你呢，又是学经济的，办交易所正是本行，小姨会可着你的心意来帮你的，小姨存在腾达日夜银行的十来万款子就做你的本钱！”

朱明安很动情，搂着于婉真的肩头道：“小姨，你……你对我真好，可……可你的钱我不要。我都是大男人了，哪能用你这份家的钱，我要去赚钱，赚许多的钱来孝敬小姨……”

于婉真说：“就不孝敬你妈啦？”

朱明安道：“我心里只有小姨你！”

于婉真抬起绵软的手，轻轻在朱明安脸上打了一下，佯怒说：“真是混账东西！我要是你妈，从小就掐死你，免得今日听了这话被你活活气死！”

朱明安笑着，脑袋凑凑地想去亲于婉真，于婉真却心慌意乱地把朱明安推开，起身上了楼。在楼梯口，又对站在门口的朱明安说了句：“明天到‘大东亚’吃饭，把你那两个朋友都请着。”